

2. 古今印則 二冊

作者 程遠 輯
成譜年 萬曆三十九年（1611 年）

板框尺寸 幼線墨刷，半框，橫 12.5 公分，豎 20.3 公分
書冊外觀 線裝，橫 15.4 公分，豎 24.2 公分
每頁鈐印數 一至六方
邊款位置 印下附釋文，無繫邊款
總錄印數 228 方

序跋 首冊有朱之蕃、屠隆、張納陸序各一則，凡例一則，冊二譜末有董其昌、顧起元、沈灌（左水右雀）、朱之蕃、陳繼儒、張鳳翼、王穉登、虞淳熙跋八則

書口 楷書，上署「玉印」、「官印」，下署「葉數」
內容 程遠輯自刻印而成此譜。

藏輯 程遠（彥明），生卒年不詳。江蘇梁溪（今無錫）人。字彥明。工篆書。治印宗文、何。曾摹刻大量秦、漢印和明代印作，於萬曆年間輯成《古今印則》四冊，譜末附有治印的論著《印旨》一篇，對當時印學有相當的影響。何爾塾嘗印評曰：「程彥明印則如唐人書畫，重規疊矩，精思密致，最為古搨」。董其昌亦嘉其印：「予友程彥明為漢篆，書與刻兼擅其美，識者方之，文壽承、何長卿，士大夫皆求為私記，哀然成帙，與前代印譜并傳世者。有為贗書者，余得彥明印款款之，知不復能贗矣」。有《古今印則》存世。

《古今印則》

二冊，分卷。程遠（彥明）輯自刻印而成《古今印則》此譜。此譜板框幼線墨刷，半框橫十二點五，豎二十點三公分，首冊有朱之蕃、屠隆、張納陸序各一則，凡例一則，首冊正文卷端署「古今印則」題名，下署「玉印」小題名，次行署「梁溪程遠彥摹選」，三行署「樵李項夢原希憲校正」，冊一書口十二葉上署「玉印」、十二葉署「官印」楷書小題名，下署「葉數」楷書字樣；首冊卷末署「鄆山蘇宣嘯民甫，廣陵梁裘千秋甫，樵李項德弘玄度甫，錫人俞亶儒幼昌父同校刪於宛委堂」，冊二正文卷端署「古今印則」題名，次行署「梁溪程遠彥摹選」，三行署「樵李項夢原希憲校正」，四行頂端署「國朝名印」楷書小題名，冊二譜末有董其昌、顧起元、沈澐（左水右奎）、朱之蕃、陳繼儒、張鳳翼、王穉登、虞淳熙跋八則，冊二書口上署「名印」楷書小題名，下署「葉數」楷書字樣。冊一計三十四葉，八葉序，二葉凡例，二十四葉鈐印，每葉表裏鈐印一至六方，印下無繫邊款，印下附釋文，錄玉印一百二十九方，官印一百方，共錄印二百二十九方；冊二計二十六葉，十二葉跋，十四葉鈐印，每葉表裏鈐印一至五方，印下無繫邊款，印下附釋文，錄九十九方，全譜總錄印二百二十八方。成譜約於萬曆三十九年（1611）。

附註：

傳此譜並見三冊、四冊、五冊本。按《中國印譜解題》中即三載此譜，分別為三冊本、五冊本、四冊本。又，《山本書店古書目第三十號》載，此譜四冊本，於私印冊末有「萬曆辛亥秋日羨長俞安期校定宛委堂」之刊記，知書刊成於萬曆三十九年（一六一一），首頁有〔項子京家舊藏〕朱文收藏印。又，《中國古代印譜八百年集成》、《歷代印學論文選》則皆載此譜成譜於一六〇二年。又，羅福頤《印譜考》記載有程遠摹輯《古今印則》二冊本，云「此譜上冊摹秦漢印，下冊摹明人印作。墨格朱印，每葉橫列印二排，共六枚，前無序，有凡例」。又，何爾塾《印評》中評此譜五卷本云：「首卷玉印、官印，次卷私印，後二卷國朝名印，末附《印旨》一卷，前後諸名人序跋，程彥明《印則》如唐人書，重規疊矩精思密，《印旨》一卷，乃摭拾《學古篇》，未能獨抒己見」。

朱之蕃〈《古今印則》序〉全文內容

程彥明氏既以篆刻鳴世，篤念古貽法之湮也，乃取顧氏《印藪》所載及收藏家所自珍者，汰其庸瑣，存其精華，殫力模擬，積有歲年，乃克成其志。秦漢古跡，頓還舊觀，誠翰墨中一段盛事，游藝者之一種奇書也。印章之用，最為切要，而嗜古者略其樸質渾雅之常，競蹈欹側，間參己私，雖眩耳目，長笑大方。試取是編以博探其趣，不啻摩挲鍾鼎，親自商周，偃臥碑隅，嗟稱幼婦者矣。彥明進乎技，是編又陶鑄彥明，方今相成，烏見其不相及哉！博物玄賞，豈藉蕪言，紀茲欣躍，用昭同好云爾。金陵友人朱之蕃書。

屠隆〈《古今印則》序〉全文內容

諸藝悉可自創機局，獨古篆之法，雖有絕代神智，必遵古人。至于圖刻，以刀代

筆，所貴法律森然，精采自在，小笨則采乏，微纖則法亡。此藝惟梁溪程彥明得之。余觀其印，則汰去俗體，止存雅制。頡邈古法，千載猶新，及閱其所自為，道麗精華，韻與法兼勝，乃信其深于此道。壽承、長卿鼎立為三，咄咄彥明，只此一藝千秋矣。東海友人屠隆緯真甫纂。

張納陞〈《古今印則》序〉全文內容

今之擬古，其跡可幾也，其神不可幾也。而今之法古，其神可師也，其跡不可師也。印而譜之，輯文于漢，此足以為前茅矣。然第其跡耳，指《印藪》以為漢，弗漢也，跡《藪》而行之，弗神也。夫漢印存世者，剝蝕之餘耳，摹印并其剝蝕以為漢法，非法也。《藪》存而印之事集，《藪》行而印之理亡。吾友程彥明氏，悟運斤之妙，得不傳之秘，與予有獨知之契，而又病今刻之仿《藪》不知其原，蓋傷之。謁其友人項氏希憲、晦夫、玄度昆季輩，盡發所藏漢印，精擇而謹摹之，并摹近代諸名家于後，刻名曰《印則》。其文則藏于《藪》，其法則備集百世之神以之變，留不磨之理以為工，不得不約，不得不刻，彥明之用心良苦矣！項君昆季世稱博古，而希憲一見賞心，付之剞劂，以為後學津梁，有索神于漢印者，舍《印則》何之焉！友弟張納陞。

程遠〈《古今印則》凡例〉全文內容

- 一 雲間顧氏《印藪》、《印統》務在博收，其中既雜凡庸復多重疊，殊雜雅觀，今錄其可法可傳，並《印藪》、《印統》未收者，次序成帙，餘則十刪其四五。
- 一 印學之難固難于配合，尤難于刀法，今諸家翻刻不一，面目既非，神髓何在，茲所選者摹勒逼真而于原印實稱忠臣。
- 一 玉印鑄法、篆法並稱精妙，且無鏽蝕，秦漢之心巧宛然具存。今以璽冠諸首使賞者駭然一快，而官印次之，私印又次之。
- 一 銅印有鑄有刻，刻者生機流動，雖遭鏽蝕刀法猶存；鑄者多無氣韻，其篆法均妙，即一字可師亦所不遺。
- 一 近代名家余搜閱頗多，一切杜撰詭異，篆體錯雜，咸盡汰之，至若文壽承刀法之秀逸，何長卿篆法之奇正，可稱不愧于古人者。此錄博搜精擇，隨得隨入，故無倫次。

董其昌〈《古今印則》跋〉全文內容

相斯之以《嶧山》碑碣法而用之小璽，如神龍之入指甲，別有結撰。然意其金石之事，亦不復借手于人，非獨書學為歷代祖也。李北海碑所云刻石之伏靈芝、元省己，皆無是公之流，蓋北海自為雕鐫云。而米元章謂顏公書都自刻，今何寥寥也。予友程彥明為漢篆，書與刻兼擅其美，識者方之，文壽承、何長卿、士大夫皆求為私記，哀然成帙，與前代印譜并傳世者。有為贗書者，余得彥明印款款之，知不復能贗矣。董其昌書。

顧起元〈《古今印則》序〉全文內容

摹印之法，無軼于漢者。彼其篆刻精工，更數千年，而駁落處尤自然饒古色，今欲以剞劂間驟掩而雁行之，宜其為優孟所笑也。乃程君一出而撮其勝，參之文何，不知誰為亞旅？故當與天下共推之耳。江寧顧起元。

沈灌（左；右雀）〈《古今印則》跋〉全文內容

六書於今絕學，唯印章差足存古。乃結撰從心，往往不深原究字旨，苟取新巧，溺其旨矣。非好古博雅君子，固不足語。此程彥明所謂山人不失職者，夫寧謂倚廬寂寞，來作問奇，生抑不孝，此者中讀廢書，遑談刀筆。獨曰以古方今，雖心如死灰，政似印印泥，則諸君子之與吾左券耳。烏程沈灌（左；右雀）。

朱之蕃〈《古今印則》跋〉全文內容

彥明作《古今印則》見示，于古則遴選精嚴，于今則搜輯廣博，其手所製刻，兼用古今之長。著為《印旨》，撮古今人之要，此一技足以鳴海寓、傳久遠無疑。彥明技至此，當有以自信，必不在文何之下也。閱之殊快心目，因贅言末簡，用識欣賞之衷。金陵朱之蕃。

陳繼儒〈《古今印則》跋〉全文內容

余不解六書、印法，但見友人賞鑒家見彥明刻，輒寶若秘璽，甚則或僥奪以去。自壽承、雪漁後，惟彥明可稱鼎足，即有奇出意表者，輒指曰：此必彥明捉刀。故若目前餘子，只堪磨作泰山無字碑耳。陳繼儒題。

張鳳翼〈《古今印則》跋〉全文內容

李斯篆書，無出其右，自八字登于荆壁，遂為印章之祖。迨兩漢以後，無論官印私印，正篆訛篆，率昉于此。予少負此癖，每與文國博壽承、許太仆元復、王考功祿之三先生談及，未嘗不移晷也。三先生往矣，代不乏人，而後來之秀，乃有程君彥明。觀其所刻，綽有古意，足追前人。第令及見三先生，必許入室。若予學劍學書未成者，多乞品題彥明哉。張鳳翼。

王穉登〈《古今印則》跋〉全文內容

《印藪》未出，壞于俗法；《印藪》既出，壞于古法。徇俗雖陋，泥古亦拘，非俗非陋，不徇不拘，惟文壽承一人。畫沙切玉，此道寥寥，野狐輩紛然四出，不謂如來衣鉢，乃入吾程君手中也。王穉登。

虞淳熙〈《古今印則》跋〉全文內容

壬寅金牛湖之盟，提耳者緯真、茂吳、開之、能始、允兆、羨水長輩，不盈曲水之數，而程彥明與焉。彥明從丁長孺來，欲以其印章章吾黨，而吾黨之名姓，亦且由彥明垂金石者矣。彥明所觀壇坫不少，取印授詞人，累累佩佩，而更授梓人，一一譜焉。若吾黨者，行藉譜以不朽者也。夫印譜始宣和殿史，其所載官印千二百有奇，私印四千三百有奇。王順伯、晁克一、吾子行、錢舜舉而後，續之者十一家，然多遺漏。不佞藏可二百枚，未譜也。彥明豈其按昔譜而成今譜者乎？心之所印，在垂芒雨粟先，是不然，彼磨盾而篆，握錐而畫，奩日利而夷歲頒者，安足師彥明，而況有遺焉不能盡師其跡者哉。藉令按昔譜而盡師，其跡拘焉，李杜之跡無可模也，則彥明何以為吾黨地，而吾黨復何藉于彥明而不朽耶？中印居士虞淳熙長孺。

程遠〈印旨〉全文內容

《說文》：印從爪從卩。爪，爪也，卩，節也。印者何？信也；形從爪何？手持信也；從卩何？節表信也。

李陽冰曰：「摹印之法有四：功侔造化冥契鬼神，謂之神；筆畫之外得微妙法，謂之奇；藝精于一規矩方圓，謂之工；繁簡相參布置不紊，謂之巧」。

漢有摹印篆，其法只是方正。後人不識古印，妄意盤屈，大失古法。又漢印文皆白文，朝爵印文皆銅鑄，蓋擇日封拜，故可緩；軍中印文多鑿，蓋即時行令，故不可緩。唐易朱文，古法漸廢。

今多有人依款識字式作印，揆之于古，則不可。蓋漢時印文不曾如此，三代時卻又無印，《周禮》雖有「璽節」及「職金掌辨其嫩惡，揭而璽之」。注曰：「印其實手執之節」，正面刻字，如秦氏璽，而不可印，印即字皆反矣。古人以之表信，不問字反，淳樸如此。若戰國時蘇秦六國印，制度未聞。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曰：「魯君召子貢，授以大將軍印」。劉安寓言而失詞耳。

諸印文下有空處，懸之最佳，不可妄意拓開，故為屈曲，務求填滿，若結構合格，自然不覺空也，字多無空，不必問此。

凡篆之三：聞見不博學無淵源，一害也；偏旁點畫轉合成字，二害也；經營位置疏密不稱，三害也。刀之病六：心手相乖有形無意，一病也；轉運緊苦天趣不流，二病也；因便就簡顛倒苟完，三害也；鋒力全無專求工致，四病也；意骨雖具終未脫俗，五病也；或作或輟成自兩截，六病也。

古刻妙者，剝落如斷紋，縱橫如蠹蝕，此皆自然，非由造作。強為古拙者，如稚子學老人語，失其欬警之真矣。

筆有意，善用意者馳騁合度。刀有鋒，善用鋒者裁頓為法。

神欲其藏而忌於暗，鋒欲其顯而忌於露。形貴有向背、有勢力，脈貴有起伏、有承應。一畫之勢可擔千鈞，一點之神可壯全體。泥古者患其牽合，任巧者患其纖麗。

《說文》可以定宗，《印藪》可以盡變，其神境，則在得心應手。

詩，心聲也。字，心畫也。大都與人品相關，故寄興高遠者多秀筆，襟度豪邁者多雄筆，其人俗而不韻，則所流露者亦如之。昔陳章有《相字經》，良有以夫！作書要以周身之力送之，作印亦爾。印有正鋒者、偏鋒者，有直切急送者，俯仰進退，收往垂縮，剛柔曲直，縱橫舒卷，無不自然如意，此中微妙非可言喻。

印有法、有品：婉轉綿密，繁簡得宜，首尾貫串，此章法也；圓融潔淨，無懶散，無局促，經緯各中其則，此字法也；清朗雅正，無垂頭，無鎖腰，無軟腳，此點畫法也；氣韻高舉，如碧虛天仙遊下界者，逸品也；體備諸法，錯縱變化，如生龍活虎者，神品也；非法不行，奇正迭運，斐然成文，如萬花春谷者，妙品也；去短集長，力遵古法，如範金琢玉各成良器者，能品也。

凡印，字簡須勁令如太華孤峰，字繁須綿令如重山疊翠，字短須狹令如幽谷芳蘭，字長須闊令如大石喬松，字大須壯令如大刀入陣，字小須瘦令如獨繭抽絲，字太纏須帶安適令如閒雲出岫，字太省須帶美麗令如百卉爭妍，字太緊須帶寬綽令如長霞散綺，字太疏須帶結密令如窄地布錦，字太板須帶飄逸令如舞鶴游天，字太佻須帶嚴整令如神鼎足立，字太難須帶擺撇令如天馬脫羈，字太易須帶艱阻令如雁陣驚寒，字太平須帶奇險令如神鯨鼓浪，字太奇須帶平穩令如端人佩玉。凡刻

朱文須流利令如春花舞風，刻白文須沈凝令如寒山積雪。刻二三字以下須道朗令如孤霞捧日，五六字以上須稠疊令如眾星麗天。刻深須鬆令如蜻蜓點水，刻淺須實令如蛺蝶穿花，刻壯須有勢令如長鯨飲海，又須俊潔勿臃腫令如綿裏藏針，刻細須有情令如仕女步春，又須雋爽勿離漸令如高柳垂絲。刻承接處須便捷令如彈丸脫手，刻點綴處須輕盈令如落花著水，刻轉折處須圓活令如鴻毛順風，刻斷絕處須陸續令如長虹竟天，刻落手處須大膽令如壯士舞劍，刻收拾處須小心令如美女拈針。

下筆如下營，審字如審敵，對篆如對壘，臨刻如臨陣，以意為將，以手指為卒，以坐落為形勝，以識藻為糧餉，以意義為甲冑，以毫管為弓矢，以刀挫為劍戟，以布算為指揮，以配合為變動，以風骨為堅守，以鋒銳為攻伐，以得意為奏凱，以知音為賞功。

琴有不彈，印亦有不刻。篆不配不刻，器不利不刻，石不佳不刻。興不到不刻，對不韻者不刻，義不雅者不刻。作者苦心，正須識者珍重。

書籍外觀：15.40X24.20cm

編著者：程遠（彥明）

編輯者小傳：

程遠（彥明）。生卒年不詳。江蘇梁溪（今無錫）人。字彥明。工篆書。治印宗文、何。曾摹刻大量秦、漢印和明代印作，於萬曆年間輯成《古今印則》四冊，譜末附有治印的論著《印旨》一篇，對當時印學有相當的影響。何爾塾嘗印評曰：「程彥明印則如唐人書畫，重規疊矩，精思密致，最為古搨」。董其昌亦嘉其印：「予友程彥明為漢篆，書與刻兼擅其美，識者方之，文壽承、何長卿，士大夫皆求為私記，裒然成帙，與前代印譜并傳世者。有為贗書者，余得彥明印款款之，知不復能贗矣」。有《古今印則》存世。

序跋者小傳：

張鳳翼（伯起）。1527 | 1613。江蘇長州（今蘇州）人。字伯起，號凌虛、靈墟，又稱靈虛先生，冷然居士，齋名為處實堂善書，戲曲作家、文學家。與弟獻翼、燕翼並有才名，時人稱曰「三張」。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，與燕翼皆中舉人，會試未第。遂絕意仕途。他雖擅長詩文翰墨，卻恥於以詩文翰墨交結權貴，晚年不事干請，鬻書以自給。平生臨二王書最多，退筆成塚，雖天趣小竭，而規度森然。著有《文選纂注》、《處實堂前集》、《處實堂後集》、《四書句解》、《瑞蘭閣景行錄》、《清河逸事》、《自訂年譜》、《海內名家工畫能事》、《國朝詩管花集》、《紅拂記》、《祝髮記》、《灌園記》、《竊符記》、《虎符記》、《屢屨記》等存世。嘗為程遠《古今印則》撰序。

張納陞（以登）。生卒年不詳。江蘇宜興人。字以登，號文石、文石居士。萬曆十七年（1589）進士，授禮部主事。以建言譴逐，遂放情丘壑，寫山水得元人遺韻。間作墨花竹石，頗工秀。著有《易學飲河》存世。嘗為程遠《古今印則》撰序。

屠隆（長卿）。1541 | 1605。浙江鄞縣（今寧波）人。字長卿，又字緯真，

號赤水，別號由拳山人，一衲道人，蓬萊仙客，晚年又號鴻苞居士。明代戲曲家、文學家，工書，善文辭。萬曆五年（1577）進士，曾任穎上知縣，轉為青浦令，後遷禮部主事、郎中。為官清正，關心民瘼。作《荒政考》，極寫百姓災傷困厄之苦，「以告當世，貽後來」。萬曆十二年（1584）蒙受誣陷，削籍罷官。屠隆為人豪放好客，縱情詩酒，所結交者多海內名士。晚年，遨遊吳越間，尋山訪道，說空談玄，以賣文為生，悵悴而卒。著有《白榆集》、《由拳集》、《鴻苞》、《考盤餘事》、《遊具雅編》、《縹湘對類》、《翰墨選注》、《鉅文》、《曇花記》、《修文記》、《彩毫記》、《曲錄》等存世。嘗為來行學《宣和印史》、程遠《古今印則》撰序。

顧起元（太初）。1565 | 1628。江蘇江寧（今南京）人。字太初，一作鄰初，號遁園居士，諡號文莊。精金石之學，工書法。他與何棟如、俞彥等人在鄉里共結文社。萬曆二十年（1592）進士，初時授翰林院編修，後累官至國子監祭酒，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。晚年遷到杏花村，築遁園隱居。著有《螻庵日錄》、《客座贅語》、《顧氏小史》、《金陵古今圖考說略》、《說略》、《遁園漫稿》等存世。嘗為程遠《古今印則》撰序。

虞淳熙（長孺）。1553 | 1621。浙江錢塘（今杭州）人。字長孺，號中印居士，齋名為虞德園。萬曆十一年（1583）進士。官至吏部稽勳司郎中。曾任兵部職方事、禮部員外郎等職。信佛，勸西洋傳教士利瑪竇多讀佛書，曾隱居於回峰。著有《虞德園集》、《孝經集靈》存世。嘗為程遠《古今印則》撰跋。

董其昌（玄宰）。1555 | 1636。江蘇華亭（今上海市）人。字玄宰，號思白、香光居士，齋名為畫禪室、玄賞齋。官南京禮部尚書，卒後，謚文敏。擅畫山水，師法董源、巨然、黃公望、倪瓚，天機溢發，氣韻深厚。為「華亭畫派」傑出代表。畫論主張集前人之大成，自出機軸，並主張「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」。其畫及畫論對明末清初的畫壇影響很大。書法出入晉、唐，自成一格，能詩文。著有《容台集》、《容台別集》、《畫禪室隨筆》等存世。嘗為程遠《古今印則》撰跋。

朱之蕃（元介）。1561 | 1624。江蘇金陵（今南京）人，一作荏平人。字元介，一作元价、元升，號蘭岫。萬曆二十三年（1595）會試，傳臚第一，授翰林院修撰，曆官諭德、庶子、少詹事，進為禮部侍郎，改吏部。萬曆三十三年（1605）奉命出使朝鮮，與其國才士互相辯難，賦詩贈答，應對如流，且語言得體，不辱使命。以老母去世服喪，不復出仕，朝廷屢召，皆辭。山水與米芾、吳鎮等奪真。竹石兼善文、蘇之妙。又工花卉。真行法趙孟頫，出入顏真卿與文徵明。日可萬字，運筆若飛，小則蠅頭，大則徑尺。出使朝鮮，其國人乞書以貂裘為贄，後獲以歸，盡買法書名畫古器，收藏之富埒於寶晉齋。著有《使朝鮮稿》、《紀勝詩》、《落花詩》、《南還雜著》等存世。嘗為程遠《古今印則》撰跋。

陳繼儒（仲醇）。1558 | 1639。江蘇華亭（今上海）人。字仲醇，號眉公，又號麋公、眉道人。齋堂為頑仙廬、晚香堂。文學家、善繪畫、書法。自幼聰穎，為同郡大學士徐階器重。二十九歲時，取儒衣冠焚棄之，隱居崑山之陽（山南），築室東佘山，杜門著述。為諸生時與董其昌齊名。書法蘇軾，雖斷簡殘碑，必極

搜采，手自摹刻，名曰《晚香堂帖》。又刻米芾書，曰《來儀堂帖》。著有《小窗幽記》、《眉公全集》、《晚香堂小品》等存世。嘗為程遠《古今印則》撰跋。

沈淮（左；右雀）（銘鎮）。？ | 1623。浙江南潯馬腰（今湖州）人。字銘鎮，諡文定。明神宗萬曆二十年（1592）進士，萬曆末年，大學士方從哲專權，為植私黨，以鄉誼關係，推薦為閣員。光宗朱常洛泰昌元年（1620）秋八月即位，召沈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。沈官翰林時，嘗授內侍書，魏忠賢、劉朝皆其弟子。既入閣，密結二人，朋比為奸，取得熹宗朱由校信任和重用。不久，加太子太保，進文淵閣，再進授少保兼太子太保，戶部尚書，武英殿大學士等職。著有《孝經會通》、《三洲臚》存世。嘗為程遠《古今印則》撰跋。